

夕阳无限好，人间重晚情。今年国庆黄金周中恰逢重阳，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民俗节日里，孝老敬亲是不变的主题。本期，我们从投稿中择选几篇美文，借作者对亲人、老者的体察思考，感悟弘扬孝道的传承。

娘的迟暮时光

文/刘立勇

娘现在就是个肥皂泡泡，随时有可能说不见就不见了。

去年四月，娘被发现得了肿瘤，五月，在长沙做了一个月的放疗，人虚脱得就像皮影戏里的角儿，搀扶着走路都东倒西歪，只好回家用中医保守治疗。乌黑苦涩的中药，娘每天吃三次，喝了整整八个月，邻里都佩服娘的毅力。年底，娘开始疼痛。从每天一支止痛药，到一天四五支，最厉害的时候，床上的被褥被抓出了个大窟窿。

兄弟们都提前回了家。我们担心娘过不了旧历年。年初的雪下得很猛，一场接一场，屋门口桂花树的枝条被压得咔嚓咔嚓响。孩子们都放了假，一家人齐刷刷围着一炉燃得很旺的炭火，守着娘。那天，娘气色好得出奇，喝完小半碗稀粥，嘱咐我们把六个孙儿孙女叫到床前，然后抖颤地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花布包，里面都是她平素一分一分积下来的零花钱。娘叫一个名字发一万块，又叮嘱娃娃们好好念书，她等着每学期期末看奖状。

我们家是个大家庭，三代同堂。十几口人吃住一起，妯娌之间没红过脸。三兄弟分别住二至四楼，大伙儿吃饭在一楼，大大小小十多人，好不热闹。娘喜欢这样子。米缸空了有人打电话要送米；水费电费煤气费大家抢着缴；给孩子买零食、玩具、衣服都得每个孩子一份。娘没念什么书，不懂“孔怀兄弟，同气连枝”，但她知道家庭和睦就是幸福。

三个儿媳妇都没见过我爹。爹去世30多年了。所以她们都知道娘不容易。娘也袒护儿媳妇。做儿子的对媳妇说话粗声气，娘顺手拿起扫帚就敲打。她们三个都窃笑过。娘对儿媳妇从没使过脸色，娘在县城、市里、省城住院也都是三个儿媳妇照料。

娘就这样熬过了旧历年，又熬过了元宵，确是奇迹。但娘却瘦得让人担心，皮包骨身子就像园子里落光了叶子的紫荆树，几个月来就靠驼奶、稀粥、汤等流质来维持营养，而且每次只能喝一点点，稍微多喂一点就吐了。

人老了，和幼儿时候无论模样还是个性还如此相似。娘一取掉牙套，跟神龛上画像里的外婆一个模子，美人尖、高鼻梁、满头银发。即使病魔折腾了娘一年多，依然保持着淡然和慈祥。因为止痛针打太多，她偶尔会意识模糊，大清早会突然撑起身子，要去厨房和园子里看看。我假意“训”她：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！娘像个委屈的孩子无奈地躺下。其实外面没有雨，只是有风。我担心风会把娘吹跑。这时，我又有些后悔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，或者神情是否太严肃，是不是更应该把娘当做一个孩子，孩子是偶尔需要满足她的愿望的。

逢上出太阳，我找来一个轮椅，小心把娘扶上去。此时的娘那么开心，深陷的细小眼睛闪烁着渴望的光。我推着她去园子。她说黄瓜小得可怜，辣椒要锄草了……娘熟稔四季蔬菜瓜果的个性，又对它们充满细心和爱心，除草、施肥、浇水、扎架，大多是她一个人不声不响完成。园子四季都一片葱茏。有吃不完的蔬菜，娘便晒干或做成坛子菜，又脆又甜的萝卜皮、酸爽的豆角和刀芭豆、闪亮的蒜头。

娘好几个月一直躺在病床上，好久没看到这么湛蓝的天，感受这么柔和的风、温暖的太阳，大黄狗始终跟着娘。

晚上，娘身边少不了两个人侍候。我们要不时给她揉肚子，稍微用力一点，可以摸到越来越多、越来越明显的肿块。她的双脚肿得又白又亮，跟瘦瘦的身子很不协调。我把床帘尽量拉开，让娘可以看到月光和闪亮的星星。我们帮她揉着，她就可以忘记疼痛。

三个儿媳妇都学会了扎针。我担心粗手粗脚的妻子会不会扎疼娘，娘每次都说比医院的护士扎得好，不知不觉就扎完了。四月底，娘啥都不想吃，也不想动，还说自己拖累着儿子们。她知道工地上老是给大哥和弟弟打电话，大哥和弟弟只好都工作去了。娘的眉头舒展了，给啥都吃，只要没下雨，还会坐着轮椅出去转转。

晚上，儿子们打电话问娘：还好吧？娘鼓起劲说：好着呢，今天去了资江河边，逛了姜益街。儿问：冷不冷？娘说：哪还冷，左边大儿媳，右边小儿媳，二儿媳正给我揉着脚呢！

中国大妈舞起来

文/高伟

上世纪末，我还年轻，精气神足，在青岛一家势头旺盛的报纸做副刊编辑。那时候我每周都写专栏，第一时间把对新鲜事物的见解像刚出锅的海鲜一样端上来。有一天，报社总编找我，说他每天都会去湖南路看大妈跳广场舞，他让我写一写这个。我中午休息去小店买时装的时候总会路过那地儿，早对这个有自己的看法。

这些跳舞的大妈们，不管啥天气，她们都出来跳舞，舞姿比傣族姑娘的孔雀舞差多了，她们却不觉得难为情；她们跳舞时的行头简陋，从家里带来比砖头大的录放机，把录放机搁前面放音量，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的大妈便随着放出来的曲子旋律舞动起来。我想，我老了绝不能去做这样跳街舞的大妈，我要在家读书，优雅一辈子。

我就把这样的文字写出来，觉得自己特有思想。第二天到一编排，总编说，恰相反，他觉得大妈们很勇敢，敢为自己活，值得点赞。

那时候的我并未曾想我也会和大妈一样老。就像小时候唱那首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里的歌词“再过20年来相会……”20年和未来一样远，那个时候我年轻，身体健康，不屑于体检。我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变成大妈，不知道自己的血液指标可以和“三高”扯上关系。

那时候我多么狂妄！多么无知！重要的是，我还一点也不知道这种狂妄和无知。

几十年过去，中国大妈让自己不那么好看的身姿舞遍城乡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舞出了国门。

知名新闻人张力奋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牛津笔记》，里面有一篇文章说到中国大妈。张力奋陪父亲去欧洲坐游轮观光，在健身房里见到一个六十多岁的中国大妈正在摆弄跑步机。由于不知道怎么操作，大妈从跑步机上摔了下来。张力奋赶紧跑上前去想扶起她，但大妈拍了拍衣服马上起来，像没事一样招呼同伴上前试试。张力奋这样写道：“她们少年时学业荒废，年轻时经受磨难，下乡插过队，中年刚过下岗失业，承担家务，养儿育女，赡养老人。她们生存力极强，甘冒风险，甚至不知风险为何物。与丈夫相比，她们霸气、强悍，将埋怨与坎坷炼成了无所畏惧，神经粗壮，超常乐观。她们文化虽低，不通英文，却是到外面世界看看愿望最强烈的中国人。”《罗辑思维》主讲人罗振宇读后深感启发，从此每当自己对某事有一个负面的看法，他总会提醒自己：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缺乏一个建设性的视角。

现在，休闲时刻在马路上跳广场舞的中国女人越来越多了。在我家小区，每天都有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们领着舞，周围大姐大姐大爷大爷们也跟着舞动。中国女人动起来，我的身体我作主，我健身，我健康。她们比中国男人更加勇敢地做想要的自己。

山水亲切，星河滚烫。好听的话别当真，难听的话别走心。就这样舞起来，中国女人，挺好的！

重阳点心香

文/巴比伦

在我半生时光里，遇到国庆和中秋相逢或者相近的机会有好几次。而国庆跟重阳两节靠得近的年份，今年独此一回。

好难逢，喜相逢。在中国文化里，重阳节是老人长辈的专属节日，这个节日意义更加感情深厚。

除了在家乡山岭上做工那时常登岭，母亲老年后还跟着行善朝佛的虔诚信徒们经常去有寺庙的山上烧香。遗憾的是，县城内的鹅毛岭，她老人家到去世都没有爬过一次。

鹅毛岭并不高，县城最高的大楼已经差不多到了鹅毛岭的半山腰，但是，母亲却没有机会爬过。她不喜欢住城里，除了临终前接她进城里的医院看病才住了一段。那时，她已经被医生诊断为五脏六腑器官衰竭，在她第三次住院治疗时，医生建议给她做手术。然而，我果断拒绝：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器官衰竭好比一部机器的零件要报废了。一个手术都不能保证能下手术台，哪里承受得了做几个手术来“续命”？让她老人家有尊严地活过生命最后的时光，或许是最佳疗法了。

第六次住院治疗之后，她要回乡下，我放下工作送她回去。那天正好是重阳节，母亲心情特别好，就说有十多年没有去岭上种地了，想去看一看变化成什么样子。我二十多年没有上岭进山了，于是陪她慢慢地爬山。

黄瓜岭是我小时候在老家经常要去的，跟父母去种包谷、大豆、荞麦，看牛砍柴都是日常。那时岭上光秃秃的，连茅草都被我们割完了，枝丫叶子不是被人们拿去喂牛、垫牛栏猪栏，就是晒干做柴烧。现在，那还是“不毛之地”么？

二十多年不见，熟悉的山岭变得陌生起来，在山边看到，山里树木葱茏，乔木高大、灌木丛生。爬了一梯，母亲有些脚下无力，我虽然也是气喘吁吁，歇一会又要继续往第二梯山岭上爬。我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您走不动，我来背您吧。我们慢慢地爬上去就是了。”母亲不肯让我背。我说：“小时候，奶奶用竹篓子背我，爸爸用箩筐挑着我，您用背带捆着背我到岭上做工。现在您老了走不动，我背您一回，不应当么？”她就笑笑说：“你也没力气背啊。”最后她拗不过我的坚持，只好顺从被我背着，一步一步往岭上继续走。

一处宽阔的平坦地方，以前是我们院子里所有孩子放牛休息的“主战场”，我们母子停下来，站着能把整个山下村庄和半山景象全部看得到。

在这里，我的思绪回到二十多年前，我们做工、放牛、砍柴，孩子们捉迷藏、打仗、扮演各种电影里面的角色……仿佛眼前又浮现童年的镜头画面，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山岭上基本上只有原来的轮廓，连以前种地的旱田里都长出碗口粗的杂树，那些曾经种庄稼的旱土地，几乎被树木遮天蔽日盖住了，人无法随便进去。母亲一一指着我们说哪些是田地哪些是旱土，连岭上的山林她都告诉我，要我记住。我笑着说：“山里长了树，变成森林了。”

老人家第十次住院治疗是她人生最后一次进城，她非常清晰地告诫我们要团结和睦，凌晨时分默默地离开了她的子孙们了。

又是重阳，又是心香。我打算在重阳节当天，带着小外孙、她老人家的重孙子，还有她当女儿一样的大儿媳，一起去爬鹅毛岭。我带着母亲没有爬过鹅毛岭的遗憾，在她在天之灵的照看中封顶小山岭，鸟瞰县城，在山顶上为她祷告：妈妈，您有英灵，

我有长情。

